

E. M. FORSTER

福斯特
短篇小说集

Collected
Short
Stories

[英] E. M. 福斯特 著 谷启楠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E. M. FORSTER

福斯特
短篇小说集

Collected
Short
Stories

〔英〕 E. M. 福斯特 著 谷启楠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E. M. Forster

COLLECTED WORKS OF E. M. FORSTER

Copyright © The Provost and Scholars of King's College, Cambridge 1905, 1975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STPH)

This edition with THE SOCIETY OF AUTHORS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LABUAN, MALAYSIA.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E·M·福斯特文集: 2020版/(英)E·M·福斯特
(E. M. Forster)著;苏福忠等译. —上海:上海译
文出版社,2020.7

书名原文: COLLECTED WORKS OF E. M. FORSTER

ISBN 978-7-5327-8534-6

I. ①E… II. ①E… ②苏… III. ①小说集—英国—
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104175号

E. M. 福斯特文集(2020版)

[英] E. M. 福斯特 著 文洁若 巫漪云 苏福忠 冯涛 马爱农 谷启楠 译
责任编辑/宋玲 顾真 宋金 装帧设计/张志全工作室

上海译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89×1194 1/32 印张 82.25 插页 48 字数 1,409,000

2020年8月第1版 2020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3,000册

ISBN 978-7-5327-8534-6/I·5253

定价: 880.00元(全八卷)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25-57928003

序言

这些幻想小说是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不同日期写下的，代表了我迄今为止在一个特定方面的成绩。自那时以来发生了许多事：交通秩序混乱、地图疆界变更和精神领域疆界变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在酝酿，因此今天的幻想小说趋向于退却或隐蔽，或出于对原子弹的尊重而变得悲观。喜欢捕捉她的人可以在这里的开阔地里捕捉到她。她掠过意大利和英国的假日风景，或无缘无故地飞向未来的国度。她或者他。因为幻想小说虽然常常是女性，但有时也像男人，甚至起到常给众神做小事的赫耳墨斯^①的作用——传令神、捣毁机器者、指引灵魂走向不太可怕的来世的向导。

本书的开篇《惊恐记》是我创作的第一个短篇小说，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相关情景。我从剑桥大学——就是我刚刚回到的这所大学——毕业后，去国外游历了一年。我想是在一九〇二年的五月吧，我在拉韦洛镇附近散步。我坐在一个山谷里，那里的地势比小镇高出几英里。突然间，故事的第一部分涌上我的心头，仿佛它一直在那里等我。我认为这是个完整的故事，回到旅馆后便立即把它写了出来。可是它似乎还没有完，几天以后我又增写，直到故事增加到三倍长度；正如现在印出来的这样。这两个过程中的第一个过程——操控主题（仿佛它是个蚁冢）——很少发生。第二年我在希腊又这样做了，《离开科罗诺斯的路》的整个

故事就挂在奥林匹亚附近的一棵空心树上，等着我去摘取。第三次是在康沃尔郡的鲑鱼头陆岬，我又这样做了，或者说试着做了。在那里，一个故事又以同样的方式碰上了我，由于《惊恐记》和《离开科罗诺斯的路》都已出版并受到赞赏，我就抓住了那个故事，想把它写成一个名篇。那是关于一个落水男子被渔民搭救后不知如何报答的故事。你的生命值多少钱？值五英镑？值五千英镑？他最后什么都没给渔民，他生活在他们中间，备遭怨恨和鄙视。当这个主题朝我涌来时，我把手伸进钱包，掏出一枚一英镑的金币——当时还有那种金币——把它塞进一个皇家救生艇机构的募捐箱里，那募捐箱就竖立在鲑鱼头陆岬上，是为应对这类情况而设的。我完全出得起钱。我肯定会把那些钱再赚回来。风平浪静的大海、我的主人公将要抓住并踉跄爬上的那块浸没在水中的扁石、救援他的渔民跑出的那个村庄——我轻松地写出了这一切，剩下的事就是虚构出他的妻子——一个通情达理的女人。这篇叫做《岩石》的小说运气不佳，彻底失败了。没有一个编辑愿意读它。我的灵感虽然真诚，但毫无价值。此后我再也不操控主题了。

我的长篇小说《最漫长的旅行》确实取材于我遇到的某个特定地点的总体氛围，但因其方式是间接而复杂的，在这里不予考虑。特定地点的总体氛围直接给我灵感只有三次，在第三次时，它让我失去了一枚一英镑金币。我通常根据自己的论点和回忆来写作，或者根据钢笔的运动来写作，不同的方法并不一定产生不和谐的效果。如果读者把《惊恐记》的第一部分（在这部分中我要

① 希腊神话中众天神的仆从和使者。

求自己琢磨后面会发生什么)与其后两部分做个比较,我想他不会注意到一个新的领域已经跳入情节之中。一个作家所具有的各种能力,包括宝贵的虚构能力,确实如此一致地谋划创作活动,时常共同创造出平滑的表面,一种能力在这个地方加上一个词,另一种能力在那个地方再加一个词。

对于其他几篇小说,我无须多加评论。《机器停转》是对威尔斯^①早期小说中的世界做出的反应。《永恒的瞬间》讲的差不多是对上帝要诚实的故事,但它是对科尔蒂纳丹佩佐城^②的反思。至于《意义》一篇,刚发表时我的布卢姆斯伯里团体^③的朋友们很不喜欢。“究竟什么是意义?”他们冷淡地问,我也不知如何答复。

这些故事最早是分两册出版的。第一册的标题用的是《天国公共马车》的篇名,题献辞是“纪念《独立评论》杂志”。《独立评论》为月刊,由几位最早鼓励我写作的朋友组成的编辑部运作;另一位朋友罗杰·弗赖^④设计了封面和扉页。第二册过了很多年后才出版。它的标题是《永恒的瞬间》,我的题献辞是“权且献给T. E.”。T. E.就是“阿拉伯的劳伦斯”^⑤。

现在这些小说收在一个集子里出版了,并且飘洋过海去了它

① H·G·威尔斯(1866—1946),英国小说家、社会批评家,著有《时间机器》(1895)和《星际战争》(1898)等科学幻想小说。

② 意大利南部威尼托区的旅游城镇。

③ 指1907至1930年间经常在英国伦敦的布卢姆斯伯里区的克莱夫·贝尔和瓦尼萨·贝尔夫妇家里以及瓦尼萨的兄妹艾德里安·斯蒂芬和弗吉尼亚·斯蒂芬(即弗吉尼亚·伍尔夫)家里聚会的一些英国作家、哲学家和艺术家。

④ 罗杰·弗赖(1866—1934),英国画家,以美术评论著称。

⑤ T. E.即Thomas Edward Lawrence(1888—1935),英军谍报员、作家,因其在阿拉伯国家的传奇经历而被称为“阿拉伯的劳伦斯”。

们从来没有预见过的世界，我还有必要重写题献词吗？也许有，也许有必要题献给一位神祇。赫耳墨斯这位灵魂引领者已经自我推荐了，我开始写这篇序言时他就来到了我的心里。无论如何，他能够站在船头，观察正在分崩离析的海洋。

E·M·福斯特

1947年于剑桥

(E. M. Forster: *Collected Short Stories*, 1947, Penguin Books 2002)

目录

序言	001
惊恐记	001
树篱的另一边	030
天国公共马车	038
另类王国	061
助理牧师的朋友	095
离开科罗诺斯的路	105
机器停转	120
意义	162
安德鲁斯先生	183
协作	189
塞壬的故事	199
永恒的瞬间	210
译后记	249

惊恐记

尤斯塔斯的职业生涯——如果可以称之为职业生涯的话——肯定是从那天下午他在地势高于拉韦洛镇^①的栗树林时开始的。我同时承认，我是一个头脑简单的普通人，不会佯装有文采。尽管如此，我还是要夸赞自己，我很会讲述事情，从来不言过其实，因此我决定客观地讲一讲发生在八年前的几件不寻常的事。

拉韦洛镇是个令人愉快的地方，有一家令人愉快的小旅馆，我们在那里遇见了几个很有趣的人。两位姓鲁宾逊的女士带着侄子尤斯塔斯已在那里住了六个星期，尤斯塔斯当时是个大约十四岁的少年。桑德巴赫先生也在那里住了些日子。他曾在英格兰北部做助理牧师，由于身体不好被迫辞职。在拉韦洛镇康复期间，他接手管教尤斯塔斯——这种教育存在可悲的缺陷——并且全力帮助他做准备，好让他适应我国一所著名公学的要求。住在小旅馆的还有莱兰先生，他是个自诩的画家。最后，还有和善的斯卡费蒂太太和会讲英语的和善的侍者伊马努埃莱——但在我谈及的那段时间里，伊马努埃莱外出看望生病的父亲去了。

我和妻子及两个女儿加入了这个社交小圈子；我冒昧地认为，我们还是受欢迎的。这些人我多数都喜欢，只讨厌两个人。

他们是画家莱兰和鲁宾逊女士的侄子尤斯塔斯。

莱兰不过是自负、令人厌恶而已，这些特点我将在故事中详细说明，这里无须赘述。可是尤斯塔斯却不同，他让人反感极了，简直无法形容。

我平素喜欢男孩子，自然会表现出友善。我和两个女儿提出要带尤斯塔斯出去——“不去，散步太辛苦。”后来我叫他过来下海游泳——“不行，他不会游泳。”

“每一个英国男孩都应该会游泳，”我说，“我来教你。”

“嘿，亲爱的尤斯塔斯，”鲁宾逊女士说，“你的机会来了。”

可是他说他怕水！——一个男孩竟然害怕！——当然啦，我没再说什么。

如果他真是个勤奋孩子，我倒不那么在意，可是他既不好好玩，又不好好学习。他最喜欢干的就是懒散地坐在台地的椅子上，或者弯着腰、拖着脚、蹚着土沿着公路闲逛。当然啦，他面色苍白，胸部收缩，肌肉不发达。他的两个姑姑认为他体质太弱；其实他真正需要的是纪律的约束。

在那难忘的一天，我们大家安排好要上山去栗树林里野餐——我说“大家”，不包括詹妮特，她留了下来，打算完成一幅描绘拉韦洛天主教堂的水彩画——我得说，她的努力成效不大。

我拉拉杂杂地讲了这么多无关紧要的细节，是因为我无法把它们和那天的经历分开，也无法把它们和野餐时的谈话分开：这一切都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了。我们爬山几小时之后，把驮着

① 意大利西南部萨莱诺省一古镇，位于阿马尔菲海岸的山坡上，系旅游胜地。

两位鲁宾逊女士和我妻子上山的毛驴留下来，大家一起攀爬，登上了山谷的最高处——我现在得知，那山谷的正式名称是“卡罗索喷泉山谷”。

在那天之前，以及从那天到现在，我游览过很多风景优美的地方，但我发现，哪里都不如这个地方让我如此快乐。这个山谷的尽头是一个巨大的空谷，形状像茶杯，四周都是陡峭的小山，有多条沟壑从那些小山延伸进空谷，呈放射状。山谷、沟壑以及划分沟壑的山脊都覆盖着枝繁叶茂的栗子树，因此总的看起来那里的地貌就像一只大绿手，有很多手指头，手心向上，正痉挛地抓挠，要把我们控制住。往山谷下方眺望，我们能看见拉韦洛镇和大海，但那不过是另一世界的唯一迹象罢了。

“啊，多可爱的地方呀，”我的女儿萝斯说。“把它画成油画会多美呀！”

“是啊，”桑德巴赫先生说。“很多欧洲著名画廊要是能挂上一幅只有这风景十分之一美的画，都会引为骄傲的。”

“正相反，”莱兰说，“要是把这风景给画下来，会是一幅很糟糕的画。这风景根本就不能入画。”

“那为什么呢？”萝斯问，她对莱兰表现出过分的尊敬。

“你看，”莱兰回答，“首先，在天空的衬托下，这座小山的线条过于垂直。我需要打破它，做些变化。还有，从我们站的地方看，整个景观不成比例。再有，整体色彩很单调，很刺眼。”

“我不懂绘画，”我插嘴说，“我也不装懂，可是我看见美的东西就知道什么是美，我对这儿的风景就很满意。”

“是啊，谁能不满意呢！”年长些的鲁宾逊女士说。桑德巴赫先生也这样说。

“哎呀！”莱兰说，“对于大自然，画家和摄影者各有各的观点，你们把两种观点混淆了。”

可怜的罗斯正带着照相机，因此我认为莱兰说这话太不礼貌了。我不想让大家不高兴，所以只好走到一边去帮我妻子和玛丽·鲁宾逊女士摆上午餐食品——这饭食可不怎么样。

“亲爱的尤斯塔斯，”玛丽姑姑说，“到这儿来给我们帮帮忙。”

那天早晨尤斯塔斯情绪特别不好。一开始他就像往常那样不愿意来，而他的两个姑姑差一点就同意他留在旅馆里给詹妮特添乱。可是我征得她们的同意跟他谈了谈，我直截了当地谈了体育锻炼问题；结果他来了，可是比平时更沉默寡言，情绪更差。

他不善于服从别人。他总是质疑每一个命令，即便执行，嘴里也嘟嘟囔囔。我要是有儿子，一定要他立即愉快地服从命令。

“我——来了——玛丽——姑姑，”尤斯塔斯终于回答了。他磨磨蹭蹭地砍下一根树枝做口哨，故意等我们干完活儿才过来。

“好啊，好啊，先生！”我说，“你终于溜达过来了，享受我们的劳动成果来了。”他叹了口气，因为他受不了别人的责备。玛丽女士不大明智，不顾我的一再阻拦，一定要给他一块鸡翅。我记得，我当时想，我们大家在这儿不是享受阳光、空气和树林，而是为一个被宠坏的男孩该吃什么争吵不休，一刹那间我恼火极了。

可是午饭后尤斯塔斯就不那么显眼了。他躲到一棵树旁边，开始剥掉口哨上的树皮。我看见他有事可干，哪怕只是一会儿，也感到欣慰。我们半坐半躺，悠闲而懒散^①。

跟我们北方的粗壮栗子树比起来，那些南方的可爱栗子树就

^① 原文为意大利文：dolce far niente。

像身体瘦弱的小青年。可是它们用一种非常赏心悦目的方式覆盖着山峦和山谷的轮廓线；由它们构成的屏障只有两个缺口，即两块林间空地，我们就坐在其中一块上。

因为这里的几棵树被砍掉了，莱兰突然谴责起林地主人来了。

“大自然失去了一切诗意，”他喊道，“她的湖泊和沼泽被吸干了，她的海洋被大坝圈占了，她的树林被砍伐了。无论走到哪儿，我们都看到蛮荒在扩展。”

我有一些房地产工作经验，于是回应说，砍伐很有必要，可以让大些的树长得壮。再说，不让林地主人从自己的土地获益，实在没有道理。

“如果你只注重风景的商业价值，你可能对林地主人的活动感到高兴。可是在我看来，‘树木可以变成现钱’这个想法本身就让人厌恶。”

我和气地说：“我们没有理由因为大自然赐予的东西有价值而鄙视它们。”

这话没有让他住嘴。“那不重要，”他继续说，“我们大家骨子里都是粗俗的，无法改变。我自己也不例外。就是因为我们的海中小仙女涅瑞伊德丝姐妹^①离开了海洋，山岳女神俄瑞阿德斯^②也离开了山岳，森林再也不给潘神^③遮风挡雨了，这是我们的耻辱。”

① 希腊神话中海神涅柔斯的50个女儿。

② 希腊神话中的山岳女神。

③ 希腊神话中的山林田野之神、牧神，长着人脸、人躯干、羊后腿、羊角、羊耳，相当于罗马神话中的法乌努斯，被认为是大自然的化身、宇宙的象征。据说潘神能让身处僻静处的人突然产生恐惧，这就是英语“panic”一词的来源。传说潘神在泰坦人袭击奥林匹斯时让他们产生恐惧和混乱，结果众神大胜。

“潘神！”桑德巴赫先生喊道，他那柔和悦耳的声音在山谷里回响，仿佛整个山谷是一座绿色大教堂，“潘神死了，所以树林不再为他遮风挡雨了。”他讲了一个很吸引人的故事：耶稣诞生的时候，在附近海上航行的船员曾三次听见一个响亮的声音喊：“伟大的潘神死了。”^①

“是啊，伟大的潘神死了，”莱兰说。他沉湎于这种虚幻的感伤之中，有艺术气质的人总喜欢这样。他的雪茄烟熄灭了，只得问我要火柴。

“多有意思啊，”萝斯说。“真希望我学过一些古代史。”

“古代史不值得你关注，”桑德巴赫先生说。“是吧，尤斯塔斯？”

尤斯塔斯正在打磨他的口哨。他抬起头，烦躁地皱着眉，没有回答。他姑姑总是听任他动不动就皱眉头。

大家转而谈论各种话题，然后谈话逐渐停止。那是五月间一个晴朗无云的下午，栗树嫩叶的浅绿色与天空的深蓝色形成了美丽的对照。为了观赏风景，我们都坐在林间空地边缘，身后的小栗树显然不能提供足够的阴凉。所有的声音都消逝了——至少这是我的说法；鲁宾逊女士则说，鸟儿的喧闹声是她觉察到的第一个躁动迹象。所有的声音都消逝了，但也有例外，我能听见远处一棵巨大栗树摇摆时两根大树枝摩擦的声音。这声音越来越短促，最后也停止了。我俯瞰山谷的那些绿手指头时，一切绝对静

^① 根据早期基督教的传统说法，当天主向牧羊人宣布基督诞生的消息时，整个希腊群岛都可以听到深沉的叹息。因为那喻示潘神死了。奥林匹斯众神也被废黜了，有些天神甚至被流徙到了阴冷黑暗的地带（参见查尔斯·米尔斯·盖雷编著、北塔译：《英美文学和艺术中的古典神话》，第237页）。

止，全然无声；一种悬疑悄然而生，在大自然平静时你常会有这种感觉。

突然间，我们都像触了电似的，被尤斯塔斯的痛苦哨音吓了一跳。我还从来没听过乐器发出如此刺耳的噪音。

“亲爱的尤斯塔斯，”玛丽·鲁宾逊女士说，“你大概想起你可怜的朱莉亚大妈的头^①了吧。”

莱兰先前一直像是在熟睡，现在站了起来。

“一个男孩竟然对振奋人心的东西或美丽的东西视而不见，太让人惊讶了，”他说。“我没想到他会在这儿找到他需要的东西，这样来扫我们的兴。”

后来，可怕的寂静又降临了。现在我站起来观察，看见一阵微风从对面的山脊悄悄吹下来，所到之处把浅绿色变成了深绿色。我突然有一种奇怪的不祥预感，于是转过身去，惊奇地发现其他人也都站着观察风。

要连贯地描述紧接着发生了什么事，是不可能的；但我坦率地承认，尽管我的上方有美丽的蓝天，下方有春天碧绿的树林，周围有最善良的朋友，我还是感到万分恐惧，一种我不希望再经历的恐惧，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恐惧我在那一刻之前和之后都从未经历过。我从其他人的眼神里也看出了茫然的、木然的恐惧，他们动嘴却说不出话，动手却做不出手势。然而，我们的周围是一派繁荣、美好、和平的景象，一切都静止不动，除了那

^① 作者有可能以1879年3月2日在英国伦敦发生的一起耸人听闻的谋杀案为典故。凶犯将受害者朱莉亚·托马斯的头颅割下并放进皮袋子随身携带，此后头颅去向不明。

阵悄然而至的微风，这会儿它吹上了我们站的山脊。

当时是谁率先动起来的，我们至今无法确定。我只能说，一刹那间我们都撒开腿沿着山坡奔跑。莱兰跑在最前面，后面是桑德巴赫先生，然后是我的妻子。可是我只看见了瞬间的情况；因为我跑过这小片林间空地，穿过树林，越过低矮的灌木丛和岩石，跑下干涸的河床，进了下面的山谷。我跑的时候，天空大概是昏黑的，树木、小草和山坡大概成了一条坦途；因为我什么都看不见，什么都听不见，什么都感觉不到，我所有的感性和理性渠道都被堵塞了。这种恐惧不同于你在其他时候所体验过的精神恐惧，它是一种粗暴的、带征服性的肉体恐惧，它堵塞你的耳朵，在你眼前撒下云雾，往你嘴里灌进臭气。恐惧过后的屈辱感非同一般，因为我害怕过，不是像人那样害怕，而是像野兽那样害怕。

二

对于这一事件的结局，我同样无法详细描述；因为我们的恐惧消失了，就像它来时那样突然，没有任何原因。突然间我能看见东西了，能听见声音了，能咳嗽了，能清嗓子了。我回过头去，看见其他人也都停了下来；我们很快就聚集到一起，但是过了很长时间才能说话，过了更长时间才敢说话。

谁都没有受重伤。我可怜的妻子崴了脚腕，莱兰在树桩上碰掉了一个脚趾甲，我则擦破了耳朵。我一直没意识到自己受伤，停下来以后才感觉到。

我们都默默地面面相觑。突然间，玛丽·鲁宾逊女士尖叫起

来，声音很可怕。“哎呀，慈悲的老天爷啊！尤斯塔斯在哪儿？”要不是桑德巴赫先生抓住她，她就倒下了。

“我们必须回去，我们必须马上回去，”我女儿萝斯说，她可以算是我们这群人里最冷静的一个。“可是我希望——我觉得他很安全。”

莱兰胆子小，竟不同意回去。可是他发现自己是少数，又怕被单独留下，就只好让步了。我和萝斯搀着我可怜的妻子，桑德巴赫先生和鲁宾逊女士搀着玛丽女士，我们慢慢地往回走，谁都不说话。先前我们从这条小路跑下来只用了十分钟，现在往上走却用了四十分钟。

我们的谈话自然是拉拉杂杂的，因为谁都不愿意对刚才的事发表意见。萝斯的话最多，她说她当时差一点留在那个地方，这话把我们吓了一跳。

“你是说你当时没有——你没觉得必须走开？”桑德巴赫先生说。

“啊，我当然感到恐惧啦！”——她是第一个使用“恐惧”这个词的人——“可是我不知怎么就觉得，我要是能留下，情况就会不一样了，可以说我根本就不会觉得恐惧了。”萝斯从来都表达不清自己的意思，然而她还是值得赞扬的，她在我们当中是最年轻的，在危急时候竟坚持了那么长时间。

“我真的相信，如果我没看见妈妈走的话，我会留下的，”她接着说。

萝斯的体验给了我们一点安慰，让我们不那么担心尤斯塔斯了。可是当我们大家费力爬上长满栗树的山坡，走近那小片林间空地时，还是有可怕的不祥预感。到了林间空地，我们大家都开